



山西體育史料

1
1981



山西體育文史資料編纂辦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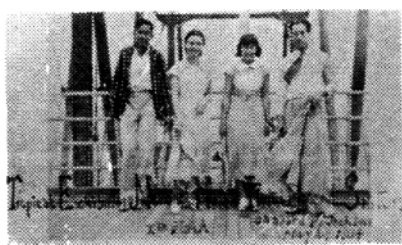
14844

山西体育史料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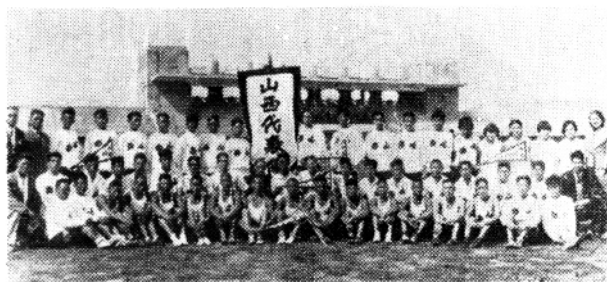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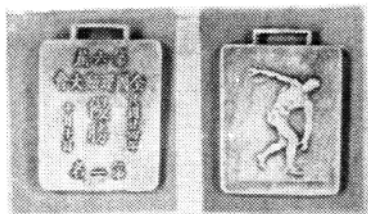


△女子网球明星王氏姐妹参加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马尼拉合影



△在“麦金莱总统号”上。参加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之中华男女网球队。左起：许承基、王春菁、王春藏、邱飞海

▷荣获第六届全运会女网单、双打冠军——金质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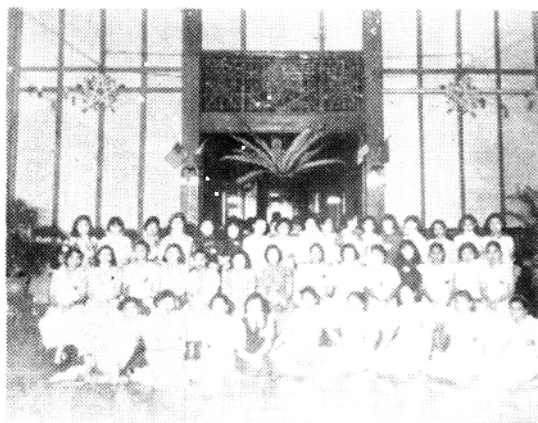


△第五届全运会山西代表队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人为长跑名将谷得胜

△参加第十届远运会之中华女子游泳队、排球队、网球队合影于马尼拉。左起第三人为游泳名将杨秀琼，前排右起第二、第三人为王氏姐妹



△第十届远运会中菲两国女子运动员合影



山西体育史料目录(第一辑)

发刊词 (1)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关于搜集和整理体育文史资料的决定 (3)

山西省文史座谈会纪要 (4)

{ 名将录 } 我的网球生涯 王春菁 (6)

{ 回忆录 }	我在解放前后的一些经历	张 咏 (20)
	民国至抗日战争前的山西体育	朱善斋 (33)
	抗战时期体育情况回忆	王嘉谋 (37)
	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回忆	朱善斋 (40)

{ 人物·传记 } 形意巨擘——武术师穆休易 王嘉谋 (43)

{ 运动会 }	回忆解放前的两次运动会	郭全成 (49)
	我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始末(转载)	刘长春 (53)

{ 民间体育 } 民间儿童体育活动——打团 刘崇庚整理(81)

{ 小资料 } 解放前山西省部分田径成绩 (83)

发

刊

词

山西省体育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在去年五月恢复工作以来，我们根据全国体总常委会“关于搜集和整理体育文史资料的决定”以及省政府关于编纂新山西省志的部署，成立了山西省体育文史资料编纂办公室，负责组织我省各个历史时期的体育史料的征集、撰写、编辑工作。在全国体总和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在体育界的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将第一批已经征集和整理的资料编成《山西体育史料》印出，供体育工作者和有关部门参考。

我们编印《山西体育史料》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为编写山西体育史提供真实翔尽的素材，并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我们欢迎所有在山西省内外工作的老体育工作者以及有关知情人士，响应全国体总的号召，把亲身经历过和亲自见闻的有关体育史实发掘出来留给后代，不使湮没失传，这是我们老一代体育工作者应尽的光荣责任。在撰写中，对史料要求真实、具体，要大胆真书。撰写不限体裁，不求完整。对写作有困难的，我们可派人代笔整理、记录。我们更欢迎对已辑录发表的资料提出补充和订正，以求互相参证、广征博采，使史料内容更臻翔实全面。

我省素称我国“古代文化摇篮”，有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有不少的优秀民间传统体育，如忻（县）、定（襄）的摔跤，洪洞霍县一带的“通臂”，晋中的“形意”和晋北的“鞭杆”等传统拳法，在我国体育事业中都占有相当的地位。抗日战

争前，在三十年代，我省就曾涌现过称冠全国的优秀田径、网球等选手；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八路军的重要抗日根据地，在朱总司令、贺龙等同志领导下，就十分重视在根据地广泛开展军内外的体育活动，如一二〇师的战斗篮球队、一二九师在太行区于一九四〇年召开的盛大全军运动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体育骨干，这些重要的史实，希望体育工作者和所有了解当时实际情况的同志，认真地提供材料，进一步丰富我省的体育历史宝库。

在此发刊之际，谨向亲自调查，撰写、座谈、供送资料、积极支持开展体育文史资料工作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山西体育文史资料编纂办公室

1981年12月20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关于搜集和整理体育文史资料的决定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常委会通过）

为了做好体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写出版工作，现决定在体总常委会下增设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各地分会也应作好这顶工作，有条件的可设立相应的机构。

目前，应抓紧自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时期的体育史料的搜集。要发动和组织老体育工作者，撰写近五十年间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体育史实和人物资料。这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要切实办好。



山西省体育文史座谈会纪要

根据全国体总关于搜集和整理体育文史资料工作的决定，为了逐步开展这项工作，省体育分会于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体育文史座谈会。会议由省体育分会秘书长李献瑞同志主持，省体委付主任王亮同志出席了会议。出席座谈会的七位老体育工作者平均年令七十三岁。他们是郭全成（全国体总委员、省体委顾问、已故）、陈盛甫（山西大学体育系主任、教授）李伯玉（山西农业大学体育系副教授）、张成德（退休干部）、梁昌国（稷山县教育局顾问）、王嘉谋（二十五中教师）、田玉山（十四中教师）。

王亮同志代表省体委和体育分会向出席会的老体育工作者表示感谢。他在会上传达了我省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精神，讲了编写体育史、搜集整理体育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动员大家在有生之年，把亲身经历和自己熟知的历史整理出来，充实历史文化宝库，为国家提供史料，用历史教育后代，这是老体育工作者的光荣历史任务。

这次与会的老同志们都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一致表示：我们在山西一辈子，经历了几个历史时代，一生从事体育事业，培养了一些体育人材。但在风雨如晦的旧社会，根本不重视体育事业，我们搞体育的人，饱经忧患、受尽轻侮。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党和人民高度重视体育，人材如雨后春笋，各项成绩飞跃发展，人民体质极大地提高，今昔对比使我们更感欣慰。参加了这次会，认识到国家对我们还有厚望，我们更不能蹉跎岁月，一定要挤出时间，克服困难，把知道的山西体育历史情况整理出来，一点一滴集腋成裘传给后代，这是一项光荣的历史任

务。”

座谈会回忆了我省近代（1840～1919）、现代（1919～1949）两个历史时期的体育发展情况。大家认为：三十年代，是我省近代体育的萌芽时期，自十九届华北运动会以后，到抗日战争前夕，是解放前山西体育的发展时期。这时期内涌现出王青菁、王春藏、谷得胜这样的全国一流优秀选手，使山西的女子网球、中长跑在这段时间内独步体坛称冠全国，这是山西体育历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页。在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的晋西北、晋东南都是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党中央、朱总司令领导的八路军十分重视体育，作过多次重要指示，举办过盛大的全军运动会，组织过运动队，也培养了大批的体育骨干，这些都是我省的光荣历史。以上情况都需要乘知情的同志还健在，很快的“抢救”出来，这是一项迫切而重要的工作。

座谈会上，大家共同回忆、提示，互相补充订正，初步提供了解放前以太原为重点的山西体育发展情况，提供了一批与史实有关的人物线索。老同志们豪兴勃发，自报题目，准备会后动手，撰写一批史料。他们要求今后继续扩大座谈会的人员，使已经退休和转行的老同志们能有机会交流情况、订正材料。

这次座谈会开得比较成功，将有力地推动体育文史资料工作的迅速开展。

山西省体育文史资料编纂办公室整理

我的网球生涯



• 王 春 菁 •

网球是我一生中最喜爱的体育运动。从我小时候能拿得动球拍起，一直到回国，除了抗日战争的七年外，打网球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和我妹妹曾经多次代表山西省参加华北和全国的运动，并获得单、双打冠军。还代表中国参加过远东运动会。现就能回忆起来的情况，谈谈我的网球生活经历。

~~ 少年时代 ~~

我父亲王宪，字监先，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山西省宁武县人。1906年山西省用英国的庚子赔款退款办了山西大学西斋，并保送了六名学生去英留学，六名学生就有我父亲王宪以及常子成，武尽杰、王酉辰、王梦龄、刘宝华等。我父亲上的是英帝国科学技术学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1913年学成回国。在英国和我母亲爱伦·派克（Ellen Parker）认识而结婚。因我父亲学习的专业是采矿工程，所以回国后就携同我母亲到阳泉保晋煤炭公司当工程师。后来调到山西大学当工学院院长。因为网球在欧洲是比较普遍的运动，所以回国后我父母在周末都要打网球。

我是1914年8月30日在太原出生的。次年的10月14日我妹妹在平定县出生。我的英文名字是Joan按家谱我们这一辈是“春”

字辈，就给我起了中名春蕓，我妹妹英文名字是WiniFred，中名就叫春蕓。当时我们全家都随父母住在山西大学教授宿舍内。在我六~七岁时，太原有一个体育组织叫“国际网球会”会员不到五十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是民间自办的。会员出会费供作活动经费。“国际网球会”向南桂馨先生借了一块地皮（在太原南门附近），雇了一个工人，用农民压场的办法，设了六个网球场，冬夏都由他管理。后来这个工人也学会了打网球。我和春蕓就经常站在边上看。逢到场子有空闲时，我和妹妹就拿着小拍子到场上打，我父母为我们送球和指导。山西大学和我父亲同期出国的留英生武尽杰先生，球打得比我父母好，他也是我们的指导。这就是我和妹妹的最初的老师。

在二十年代，我十二、三岁时，随父母到北戴河避暑。那边也有民间办的网球会，我们也参加当地的比赛。但象我们这样年龄的女孩打网球是绝无仅有的。没有女孩子伴我们打，我们就只能和大人们打。主要是男的。这就使我们从小就学到了男运动员的风格。

1924年，父亲送我们到北京石驸马大街培华女子学校读书，那是一个教会办的学校。象我们这样少数家在外地的学生是住宿校内的。后来因为战事不断，往返交通不便，就中途辍学，改为在家学习。我父亲教我们英文，语法等，其他二位家庭教师教国语数理化等课。中文学过“左传”、“唐诗”等。那个时期是军阀内战，社会动乱的时期。山西和外省是十分隔绝的，邮件经常不通，天津的《大公报》有时要一个月才能运到太原，消息是很闭塞的。我们全家一直住到1937年11月才离开太原，七七事变过了三个多月日寇就打到山西。那时山西大学解散了。我们全家也撤退过了黄河，先到了汉口，后到长沙。

~~ 开始打网球 ~~

我和妹妹是在没有正规训练的情况下开始打网球的。当时太

原的青年会是武尽杰负责的。他很热心社会活动，也是“国际网球会”会员。在会员中选出负责人，负责收会费管理财务事宜和购置网球。（每十天要换一次球）网球会也雇佣一名场地管理人员和十多个捡球小男孩，场地管理员也负责更衣室的卫生烧水等事。每月开一次茶话会促进会员们的认识和友谊。

关于器材方面，当时一般外国会员用的是从英美进口的球拍。而中国会员用的都是中国天津或北京生产的拍子。我和我妹妹很习惯用中国拍子。后来在全运会上，用洋拍子的运动员却笑话我们，好象只有舶来品才好，才光荣。但是我和妹妹却心安理得，丝毫也没有因此而气馁，照样很高兴地用中国拍子打球。

在太原打网球的季节，从4月初起一直可以打到10月初。因国际网球会就在城墙南面，我们在那练球时，在城墙上经常都站满了人观看。一方面是看洋人打网球，一方面也是因为还有女子打球，在当时是个稀罕的事。因为有的妇女还缠小脚，足不出户，妇女没有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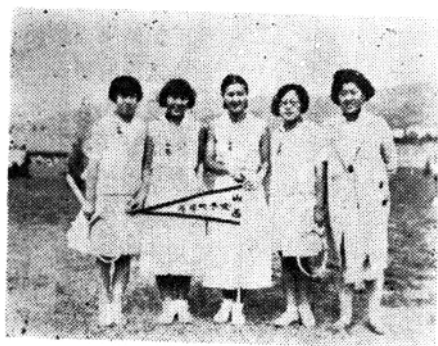
我们当时打球，没有系统的训练计划，没有全面的身体锻炼，谈不上战略战术了。当时武尽杰教授教我们，要求我们打球要打得低，打得深，要从这边底线打到对方底线，或者打大斜线，给对方以威力。我们这样练的结果，力量是发展了。因为跑动要快，因此体力也好了，也是以后在比赛中占上风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的缺点是拦网无经验。当时北方打球还没有发展和重视拦网技术，教练也没教，我们也没练，因此是一个大弱点。那时发球姿势也不好，球过网很平，无旋转力，威力就不大，这就是20~30年代时的打法。由于这种训练方法，使人没有平衡发展，我的正手抽球很有力量，直到现在我还是身体的右侧发展较大。我妹妹的反手打得好，击过网的球，落地后有左旋力。因此我们的双打就配合得很好。那时天天从下午四时一直打到天黑才停止。冬天不能打球时就在海子边滑冰。除此外就没有什么训练了。过去我们打的球是白色的。二、三十年代的打法是以底线来

回拉锯战术为主，尤其单打如此，不大肯冒上网拦截回球的风险，故打来打去，时间拉得很长。到四、五十年代，打法就改变了。发球的运动员发球后即刻到网前拦击对方击还的球，往往伺机一下扣死得分，好象乒乓球的发球抢攻一样，这样就加强了攻击力，争夺也激烈了，但到了六十、七十年代，打法又有变化，很多国家又出现了打底线打大斜线的打法，结合网前拦击，这样就更全面了。可见人通过实践，认识是在发展的，什么事也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

由于一开始就和大人们打球，和男人打球，可能就使我和妹妹获得了一种男运动员的风格。就好像现在男运动员为女运动员伴练一样，使得女运动员在速度、耐力、力量、技术等各方面有了迅猛的发展，这就使我们尔后对女子比赛时占不少便宜。不过，我们是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被迫采取的办法，而现在是一种科学的安排。

~~ 初 出 三 晋 ~~

1933年我已19岁，我妹妹18岁。我们已经有了多年的训练，可是没有比赛的经验。从这一年起，我和妹妹先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和远东运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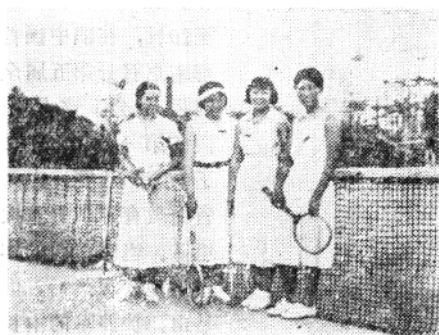


1933年10月10日至20日，在旧中国首都南京召开第五届全国运动会。这是山西省第一次参加女子网球比赛。山西省由教育厅负责选拔组队。当时山西的体育运动还很落后。但是山西护路军的中长

跑和女子网球是比较突出的。因此就组织了一个女子网球队。中长跑是谷得胜，王会元等为选平。女子网球还作过选拔。根据当时网球赛的规则，由两名队员作为双打选手，另两名作为单打选手。因此一个队就要四名运动员组成。选拔时，我和春葳仅作了一次表演赛，没参加预选，就由省教育厅通知我们直接参加了队，作为单打选手。另两名运动员是常士葵、刘建星。5.5×7。他们是作为双打选手。省里要求我和春葳要拿下女单打项目，当时规则上是二个单打胜了，即使一场双打败了也算赢，所以很重视单打。担任网球队指导员的是陈玉赦。因他有大胡子，人们平时叫他陈胡子。他也是我们“国际网球会”会员。我母亲因我们姐妹未出过远门，要求随队照料，也被批准作为管理员随团参加。

当时比赛的情况，共有十四个省市参加。女子网球头一场比赛，山西省对广东，两个单打都赢了。第二场对南京市，对方单打的甲、乙选手是刘玉兰和其他一位，姓名失记了。本来我是甲、春葳是乙由双方的甲对甲，乙对乙比赛。上场时对方将乙选手上场对我，将甲选手对我妹妹，想以此投机取胜。我们都被蒙在鼓里。但正好有我父亲的一位学生，转到南京大学学习，他发现南京队的这个问题，就给陈胡子说了。陈玉赦即报告了裁判，

要求停止比赛查对选手。结果当然使南京队没有得逞。后来我们两人单、双打都赢了，他们失败后很懊恼。我们也不愉快。第三轮是半决赛，对北平市。他们也是姐妹俩出场，记得姐



姐叫黄淑懿，妹妹是黄淑清。因此新闻报导是王氏姐妹对黄氏姐妹，我们也都赢了。第四轮是决赛，山西对四川。当时四川的女子网球是比较厉害的，大有夺魁之声。因为四川有个范绍增，人称“范哈儿”，是四川督军刘湘的嫡系。他在四川时是个网球迷。在重庆建有第一流的室内网球场，专门训练了一个女子网球队。队员中有的可能就是他的姨太太。他从上海请了林宝华当教练。林是澳大利亚华侨。二十年代澳大利亚已是世界上网球最发达的国家，水准也最高可能与全国普及有关。林是当时中国参加国际台维斯杯男子网球赛的国手。他的老师是澳国人PatteRson，他是二十年代数一数二的网球选手。因此林宝华的战术，技术等都很全面。可以说，四川女队是受了正规的训练的。四川队出的是鲍大经、黎玉萍。比赛结果我以6：3，8：6，二比零取胜。我妹妹打了三盘以二比一取胜（4：6，7：5，6：3）。一个北方内地落后省份的两个女运动员，竟然打败体育发达的大城市选手而囊括单、双冠军直落三盘全胜四川，这是一个大爆冷门的结果，成为全运会上轰动一时的新闻。这次全运会上还有山

西护路军的谷得胜获万米第一名，王会宾第三名。谷得胜*因为裁判错误无成绩。（*据当时不山西代表团领队张咏同志说，情况是当时谷跑在最前面，但是计圈员不知是串通作弊还是工作差错，把谷的圈数少计一圈，把第二名上海（或是江苏）运动员的圈数多计一圈，本来谷比第二名领先一圈，结果谷多跑了一圈反



被计为第二名。经山西队向大会裁判委员会提出，复查后判为重赛。山西队不同意，结果判谷第一名，但无成绩。另查赵善性同志整理之第五届全运会成绩记录，一万公尺竞赛，发生记圈之争执。运动场跑道为400公尺，万米应跑25圈，每一运动员有指派专人记录所跑圈数，第一名金仲康跑完全程后，忽发生少跑一圈之疑问，当被取消资格，即将第二名山西谷得胜升为第一名。事后江苏选手提出抗议，但未能变更大会之决议。金仲康的成绩是34' 47" 4。另查1935年第六届全运会一万公尺成绩也是谷得胜，34' 11" 6。——整理者注）

关于第五届全运会，我还记得大会有会歌，是赵元任*教授作曲，会歌现在还保存着。（*赵元任，美籍华裔语言学家。1910年与胡适等七十人被清廷录取为庚款留美生。1910~1920年，先后在美国获数理学士、哲学博士学位。又赴法、德进修语言学。1925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同为齐名的四大导师。1945年度担任过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81年应中科院邀请访华，参加清华大学七十校庆，并接受北大名誉教授学位。——整理者注）

旧中国从第五届全运会起，女子的球类、游泳等成绩才开始迅速提高。当时游泳有名的女选手是杨秀琼，人称“美人鱼”，后来和我们一起参加过远东运动会。外国记者的通讯述评都认为第五届全运会最突出的是女子各比赛项目有飞速进步。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是，我们回太原后，还应“天足运动会”（即提倡妇女放足的运动）的邀请去该会发表演讲，动员妇女打破封建枷锁，反对几百年来残害女子的小脚制度。所以我们虽然是打网球，但在当时妇女还缠小脚的时代也是算了不起的事。当时没有我们父亲师长的支持不行的。我们也算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员小兵吧。